



農巖集

書

~ 16
2442
8



和
2442
18-8

農巖集卷之十五目錄

書

與權有道

尚游〇二



卷十五目錄

皇朝集卷之十五

書

與權有道

尚游

論思辨錄辨

矣未。思辨錄

權公承命條辨來
鄭于先生改答之

序文

竊詳序文之意固以程朱經說為未極深遠精備之
趣而若其所謂博集衆長不棄小善者則乃是泛論
道理如此而姑自託於衆長小善之間非直以大成
自處也設或隱然有此意以文字則未見其必然恐
不必苛摘而深論也如何如何



孟子見梁惠王章註利心生於物我之相形歟
此段辨析尚未洞然嘗見林德涵論此義理頗詳今
錄在下幸參考修改如何
德涵說曰人有是身便
生於物我之相形何也若物我之不相形則利心終
無之乎日所謂利心者乃利己之心也必與彼相形
而後乃有利已之心與人較量短長自發於形氣者亦已相
形而後有是念也與人心之量短長自發於形氣者亦已相
矣然所謂利已之心亦非本無苦脈直待物我相形
然後生利已之心也此生於形氣之心乃是專主自
然後生利已之心也此與人心之量短長自發於形氣者亦已相
家驅殼而已為私小根一抵故待到物我相形便為
專欲利己之心此與人心之量短長自發於形氣者亦已相

賢者亦有此樂乎
辨中所引語類似當刪去蓋彼方以朱子集註為非
而今却引朱子說為辨何能挂彼口耶

為諸侯憂

只云以附庸稱諸侯者非止一二而不歷指其出處
恐未足以折彼說且集註必以此諸侯為附庸及縣
邑之長者不但就方命二字看得出亦以當時事勢
周室微弱天子僅存位號不容有巡游方岳貽害列
國之事故知晏子所云乃指當時六國而非指天子
也然則其所謂諸侯當為附庸及縣邑之長無疑矣
辨中欠說此意

滕文公問曰滕小國也章

彼說謂古人視其身固重於國去之如脫屣者六王

是也此言極無義理竊謂大王之去也雖未必適良之從已而亦自度其力量可以立國於岐邑而遷去之耳朱子所謂遷國而圖存者正得其實豈徒欲保全其身而棄祖先累百年宗社如遺哉今日以其言觀之固曰君子不以其所以養人者害人是其去也特不忍幽民之被害耳何嘗為其身之故而今乃曰視其身重於國何其孟浪無根也辨中欠說破此意且以能如大王為能如大王之達權語欠明的竊謂朱子之意正謂能如大王之可以立國於彼則去之耳非泛言達權也

其為氣也配義與道無是餒也

此段所辨大義得之而尚似有未盡更檢大全答呂子約書所論賓主向背之義而明辨之如何彼以道義為配合於氣而為之助者不但不成義理又義亦不通辨中氣為帥道義為卒徒豈不謬云者理則已明而尚欠就文義上說破亦宜略添一轉語

前聖後聖其揆一也

按彼說揆法度也即所謂道也是則其所謂法度者固非指制度文為而言矣今云舜文法度固不同恐不足以折彼說且此等處不須一一辨破

盡其心章

以此三段分作聖人賢人學者之事王陽明已有此說豈彼竊取其說耶抑偶合耶

萬物皆備於我

此段所辨似太疎略竊謂彼於性分上全無所見故於此章之說亦只認得外物與我相關之義而不知其理之悉具於吾性之內是以其為說自不得不如此非欲膠守前見而然也以此斥之恐未得其情實

為政以德章

以下論語

辨中無為云者止全無作為一段不緊恐當刪去且

集註諸說以下亦似未瑩蓋彼說直以為政以德為北辰居其所之譬而集註諸說則以為政以德則無為為居其所之譬其說固不同矣上文所辨蓋已識破其差異處而今却云有何別據新見何耶

思無邪

此章所論尤極悖謬不可不明辨痛斥夫人心思慮之動其正者出於天理之本然而邪者生於氣稟物欲之濁穢故其發於言行也亦善者為正而惡者為邪今也不問理欲善惡而槩以情之所發無修飾虛偽者為無邪則是雖如桀跖之任情縱欲以滅天理

者亦將以其無修飾虛偽而謂之無邪而君子之節情制欲勉循夫禮義者反為邪矣其流之弊將何所不至哉其引程子思無邪者誠也一句為已說之證者尤為矯誣夫程子之言誠固嘗以無妄目之矣然所謂無妄正以其純乎天理之實然而無一毫人欲之私以雜焉耳蓋天理則實而人欲則妄也此所云思無邪者誠也者亦是此意豈如彼之不論理欲善惡但以無修飾虛偽者為誠而無邪耶辨中全未說破此意殊為欠闕恐當添修

子曰中庸之為德章

中庸以道理言精一以工夫言惟精一然後可以為中庸若以精一為中庸則是昧於能所之辨矣朱子與呂子約書有云元德訓道為行以所能為能來喻訓學為義理之德以能為所能也如今小兒看花折柳看與折字是花柳是所能此不可亂也辨語蓋亦此意而尚欠明切

三綱領以下大學

按三綱領之分非朱子自創也經文已有此意而朱子述之耳觀經文連下三在字其以明德為一意新其為一意止至善又為一意者可知而此於大學為三項六旨故朱子因以有綱領之說蓋聖人恐人徒知明德而不復以新民為意或急於新民而不知以

明德爲本或粗知明德新民而不求止於至善故於此必分作三項說以見大學大旨有此三者耳然則朱子三綱之說夫豈無稽而亦豈謂止至善判然與明德新民各爲一事而不相干涉哉今此所辨似於此等意思欠明白說破而其引朱子至善者事理當然之極及明德新民之標的兩語似於別爲一綱之義不甚緊切又以朱子所自言一生精力盡在此書者爲正指此等處恐亦未然且彼所云欲求至善之自而終不可得者其迷暗滯泥真所謂癡人前說夢而辨語尚似未盡夫明德新民皆止於當然之極者

止至善之綱也物格知至而知事理當然之極意誠心正身修家齊國治天下平而各止於當然之極者止至善之目也何謂求其目而不可得哉此意章句已言之而彼特未之察耳若君之仁臣之敬云云朱子固嘗以爲至善之目而但彼欲就八條目中求至善之目而以此爲言未足以破其惑耳

格物

格圖可訓正其訓則未知何所本耶豈亦取格式格法之義耶此旣未明而且一箇格字一以爲物之則一以爲得其正果有如此文義否又以物格爲尋索

是物之則而得其正是則格字不但有則義正義而又有尋索之義也不知一格字上果有許多意思耶彼譏朱子添一窮字以提掇其語而今其自解格字添入外來剩字若是之多輒欲以是求多於前賢其爲謬妄可笑甚矣且其訓致知以爲欲使吾之知能至乎是事之當然者亦不成文理辨中解釋朱子之意雖詳而於彼說之謬猶欠痛辨且所云可以推致吾之知識者語意恐稍未安蓋推致者工夫也在功效不可如此說可以以下若改以吾之知識亦有以詰其極而無餘則無病矣

心不在焉

竊詳傳文之意蓋曰心有四者之累故不正不正故不在心既不在則一身無主而視聽飲食皆失其度此所謂心不正身不修也今彼全不察一章首尾語意之所在而却認視聽飲食一段語爲借喻其疎謬甚矣辨中不曾說破此意而只爭省察存養之辨恐未爲得也

名篇之義

以下中庸

辨中天命精微之極致七字似當刪彼說庸恒也欲恒持於此而無暫時之或失此與朱子平常之義相

似而實不同蓋朱子所謂平常而不可易者以道理之當然者而言也彼所謂恒持而無或失者以人之行道者而言也此正其大段差異處今當明與辨析而反謂其有何別樣新異恐未察也竊謂中庸之義只以第六章擇乎中庸而不能期月守者觀之可見其以道理而言言人就事物辨別道理以求所謂中庸者而不能持守於期月之間耳若如彼說庸是恒持不失之義則所謂擇乎中庸者固已不成語而且既曰庸矣又何以不能期月守耶以此辨之則其說不足破也至於中固是道也一句却不必深斥蓋彼

欲以道也者不可須臾離傳會於庸爲恒持之義故其說如此蓋曰此所謂道卽指中而言此所謂不可離卽指庸而言云耳非直以道字訓中也

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

辨中與章句之義相悖一句恐當改曰是全不識道之所以得名者矣且彼說不但訓釋道字差謬其釋性之說有曰心明所授之理又曰人有顯理物宜之而爲則以此理則授與於人爲其心之明者其語意生受點昧全不成文字全不成義理恐亦須一語辨破

道也者 止所不聞

按無物不有之辨似合有商量蓋性道固通於人物而此段所謂性之德而具於心無物不有無時不然者似專言人之道而所謂物者恐亦指日用事物而言或問所謂大而君臣父子小而動靜食息莫不各有當然不易之理者是也然則彼所謂物將取之於人乎人將分而與物乎者固不足多辨而辨語中人与物之性云云者似費閒說話矣不然而朱子所謂物者乃指草木禽獸之類而言也則其為之辨也固當極論萬物一原之義以破彼說而此所引萬物皆

備於我一句恐與此義稍不類更商之如何大抵彼於子思性道之說專認以為人所獨得而物不與焉故首章之說既如彼其謬戾而於此又有物將取之於人人將分而與物之疑苟察其所以蔽則其於辨說亦不難得其要矣至於未發之義乃是學問大根本彼不會夢到此地位而輒肆異說譏斥前賢其言之悖謬甚矣辨中槩引朱子諸說而於其言義肯綮處却未甚發明竊謂戒慎恐懼約而言之只是一敬字耳君子之心無時不敬故敬之為工通貫動靜彼如曰君子之敬只在於動時而靜時不用敬則固無

可言者若曰靜時當敬而獨諱言戒慎恐懼則是何異於數二五而不知十乎朱子所謂略略收拾主宰嚴肅皆是敬之意而彼並一例政斥是將於靜時不得著箇敬字而必使此心都無主宰而後可也豈不悖哉辨中欠說此一段意思請更商量

君子之道費而隱章

此章之說似有當辨而不辨者章句但曰理之所以然則隱而莫之見又曰其所以然者非見聞所及初何嘗言非知之所及而彼乃曰理體雖微人所共得隨其愚知而知之有淺深耳豈可謂理隱而不見非

知之所能及而言之所能明乎然則大學所謂格致者竟爲何事此則朱子之所不言而彼乃自言豈非所謂自作元隻者耶夫理之所以然者雖非見聞所及而知道君子固當默而識之大學格致之功正要窮究到所以然處豈謂其非見聞所及而遂謂其不可知耶且其言曰夫婦之可知與聖人之所不知皆非此理乎若不可不謂此理是理亦費也所謂隱者果安在哉此言尤可笑夫婦之所知聖人之所不知朱子固未嘗不謂之理而亦未嘗不以理爲費也但於其費而有不可見者存焉此則所謂隱也然則雖

曰費而又何嘗無所謂隱者哉大抵聖人之所不知
所不能朱子以前諸說皆屬之隱朱子初年蓋亦欲
從其說而反復體驗終覺其未安遂定爲此說今考
或問及與蔡季通書可見其思之深講之熟而處之
有不苟者矣彼乃撥捨朱子已棄之說以爲獨得之
見而張皇自肆如此豈非妄之甚乎辨中諸家以下
固有此意而尚欠痛快宜更添修至於堯之仁舜之
孝猶有所憾云者恐不須添斥蓋以堯舜病博施君
子之道四丘未能一焉者推之則如此說似亦無妨
如何如何

致曲

按此章彼說雖與章句少異而亦不甚悖本不必深
論而若欲辨之則正須就曲字上辨其同異得失今
無一言道破而只言隨事著力推致其極則與彼所
謂隨事致其委曲者幾無以辨矣請更考章句或問
而略加修改不然則全段刪去如何

故君子止崇禮

按此一段每句各一事章句就每句內以上一事屬
存心下一事屬致知此其首尾條理不容互換而若
其意義之精密則要在深體而得之以彼之陋固未

易及此而第其所自為說既以尊德性為行道問學為知則其下八事亦當依此序以行居先而知在後矣苟欲如此則雖不能每句兩屬如章句例而亦須以致廣大盡精微溫故知新屬之尊德性極高明道中庸敦厚崇禮屬之道問學然後方為得其序而今乃一切反是則首尾不相照應而條理紊矣彼亦豈不知其然而既不欲從朱子說又見知新不可以為行敦厚不可以為知故其所分屬自不得不如此辨中所謂文勢錯雜不齊整者固已說破其病而其曲折則猶有未盡且彼說之病只在疎謬而今日以穿

鑿必未蘊著大抵此段辨論只當以文勢為主若其意義則章句或問言之已明恐不必為疊床之語也如何

曾子曰以能問於不能章

以下論語○係當辨未辨條

按以有若無實若虛承上文問不能問寡為說殊悖經旨似宜略辨

廡焚章

按常人之情若聞廡焚當急先問馬而夫子則不然於其始聞不暇問馬而先問人故門人記之如此所謂不問馬者亦曰當先問而不問耳豈謂其終無一

語問馬耶此正門人善於記事處而今不能活看妄
生疑難其淺陋拘滯甚矣且以傷人乎不為一句論
語中無此冗長句法而問馬一句又何其短也此固
不足深論而亦宜以一語辨破

冉子退朝章

竊詳集註不與同列議於公朝而獨與家臣謀於私
室故夫子云云者是固以聖人之意深惡其謀國政
於私室而不但以已不得與聞為恨也彼謂聖人不
能正其擅政於家之失而但恨其有政而已不與聞
則不亦辱乎者其不察先賢之意而妄肆詆議甚矣

恐宜略辨

有德者必有言

按此章之意朱子與尹氏說未見其有異蓋尹氏之
言固曰徒能言徒能勇夫徒能言而無德則其言也
非便佞而何徒能勇而不仁則其勇也非血氣而何
彼以便佞為小人之事故疑之如此然便佞不必是
小人世間固有會說得好話者其言雖與有德者相
似而要免為便佞日給而已血氣之勇亦然此又
何疑彼謂朱子之說上下意義自不能相承而必有
不必有亦無所係朱子於便佞及血氣上皆下或字

正是發明不必之意何以謂無所係耶此段亦宜略辨

生而知之章

接朱子之為集註也固集衆說以備其義若先儒之說意義已足則已不復有說焉或其說可取而猶有所未盡則以已說先後而補足焉或有兩說皆可取而各說得一邊意思則又兼取而互備焉至諸說都無可取然後始專立已說焉此集註之凡例也此章楊氏之說大義已善不容復詳說而只欠說氣質四等之意蓋人品高下細較之何翅什百千萬而言其

大槩不出此四等故朱子略說聖人分四等之意以足楊氏之說豈謂夫子此言專為論氣質而發哉今但以朱子此說與楊氏說通融為一而觀之則語意適足更無餘久又何疑於聖人為無益之言哉彼全不察集註義例只見一端妄肆詆議如此是不可以不辨也

與權有道再論思辨錄辨

王道之始以下

辨語得之且詳朱子於此不曰愛民若養民而必以得民心為言者正為體貼無憾二字說耳蓋使良養

生喪死皆有所資則人心無所恨矣為政而使人心無所恨是為得良心朱子之說豈苟然者哉此意添入於辨語之末如何

王曰然止謂我愛也

按齊王雖知以小易大其跡似吝而猶不覺無罪就死之不忍羊與牛無異故其自解如此於是孟子復告之曰王若隱其無罪而就死地則牛羊宜無別而今乃以羊代牛之死彼百姓者徒見王之以小易大而已又安知其出於不忍之心乎此其問答之間語意分明無可疑者朴疑之誤矣

抑王與甲兵止獨何歎

按人心固不以此為快而今王力為之不已是其心殆必以此為快也此蓋孟子反其辭而詰之欲發其所由蔽者而正之耳只觀抑字歎字其語脉可尋若如朴說則語意緩弱全無氣力決非孟子抑揚極論之意矣集註說不可易也

王欲行之則盍反其本矣

辨中其事以下略欲添改云其事亦非一如下文關市譏而不征澤梁無禁罪人不辜及市廛而不征法而不廛廛無夫里之布之類皆是也然必先正經界

制民恒產然後此等事方可以行之此所以制民
產為發政施仁之本也如此則主業之本本字下當
添而字而未端所引修齊治平為本中有本之證殊
不親切似宜刪去而自有次序之下結之曰其乃以
本之中又有本誥之其亦異矣如何

為諸侯憂

辨語固備矣猶欠一轉洗發今欲添入曰若如某之
說此段所指果為當時天子之事則下文所謂無流
連荒亡其責有歸非景公所可僭冒而當之者晏子
又何以曰唯君所行耶以此屬之於尤無疑矣之下

而疑矣二字改作可疑如何

景公說止好君也

按辨語專就說字認得改過自責之意未見其必然
今欲改之曰晏子所陳流連荒亡之失雖繫指當時
大國而言景公平日亦不免此故一聞其言便即警
動而出舍於郊以此知其不但省民而亦有自責之
意耳如此說未知如何

滕文公問曰滕小國也章

自此亦至何也一段欲改之曰蓋據今日滕公所處
而較大王已然之事欲其有所審擇耳夫豈謂大王

當日之去出於權詐要良之意如某之所誣詆耶
其為氣也配義與道無是餒也

辨語間有疎處今欲改之曰此三句只看得一配字
分明則上下語意彼此賓主自有不容差互者蓋集
註以配為合而有助之意此固不易之定訓而某亦
不能異其說矣然則其為氣也配義與道正是此氣
合乎道義而為之助耳此其語意十分明白無可疑
者而今詳某之意乃謂此氣須得道與義來配以為
助其果成說乎且道義者帥也氣者卒徒也今日道
義配合於氣而為之助則是氣為帥而道義為卒徒

也此尤不成義理矣夫存乎人者莫大於道義本語所謂

道義為主者樂以學問之道言之則固如此而但

孟子此言專是發明氣之功用以為此箇物事如此

如此云耳其意固以氣為主也今云道

義為主不免有妄故發改之如此云耳宜若無資於

氣而孟子之言如此者蓋人雖或有見於道義之當

然而若無剛大之氣則其一時所為雖出於正亦未

免患縮畏怯而行之不勇且如君有過而臣能正言

直諫者義也然且懼於威嚴而不能盡言者無氣以

助之也本語大意固好而但其云知道義之當然而

則是全無些道義也何論氣之助與不助君此孟子

有行以下亦微有此病故並發略改如此耳所以發揮出浩然之氣而其曰配義與道無是餒也

者言意所在分明可見矣然無是餒也餒字人多作氣餒故遂以是字作道義看其實餒只是體不充之謂非氣餒也故朱子嘗曰以下並仍舊而亦無疑也下結之以此等文義其全不致察只憑臆見肆為異說僭妄甚矣如此改之未知如何

舍已從人

辨語以舜之心為言甚善但朴說於舍已二字不能明白解說只以天下之善已不獨有二者籠罩說過此須略與辨破蓋既曰舍已從人則是已之所有猶有合當舍者故舍之而從人耳今只云已不獨有則

何以見舍已之義耶此意添入於辨語之末如何

人之所以異於禽獸

按人物之生同氣同理而人則得形氣之正而能全其性物則得形氣之偏而不能全其性所以異者只在於此故曰幾希集註發明此意盡矣今直言其性不同則殆無以見幾希之意矣

又尚論古之人

集註進而取於古人言其進而取於古人而友之也此承上文所友衆矣說來故只云進而取於古人而意已足細玩上下文義無可疑者而朴疑之豈聽塗於

進其取友之道一句耶此則又是申明上意言其取
古人而友之者是為進其取友之道云耳初非有別
意也

告子曰性猶杞柳也章

某所解以仁義為禍雖背於註說而其斥告子之非
則使焉今乃驅之於自為悖說以仁義為禍害物事
之科似欠通恕今欲改之曰朱子以此為性惡之說
而某則以為無善無惡之說只觀孟子戕賊人以為
仁義之語便可見告子所言之主意蓋以性為不善
之物故反之以為仁義斯可謂戕賊人若曰性無善

無惡而已則其為仁義也何至於戕賊耶某之說謬
矣且其以杞柳之性為無善無不善者取喻亦不似
萬物皆備於我

此義曾於中庸首章說論之今更詳玩終覺與萬物
一原之義微有不同而辨語如此亦不敢輕改若據
愚見論之則當日事物雖在外而其當然之理無一
不具於吾性之內故曰萬物皆備於我今某只說得
外物與我相關之意而不會言其理之具於吾性此
蓋於天命率性之理全無所見而然不足深辨也
不成章不達

按流水盈科借喻也君子成章實事也今若以章為布帛之章則是成章亦同盈科為借喻而非實事矣不倫甚矣

子貢問曰孔文子何以謂之文章

以下論語

按論語言敏固多勤敏之義如敏於事敏而有功好古敏而求之皆是也朱子非不知此而今却如此說者蓋深味聖人言意明取其才性既敏而又能好學也六抵敏本捷速之稱勤敏之敏行事不怠緩也敏悟之敏才性不鈍滯也二者雖似不同而要皆有捷速之義然則以敏言性又何不可之有若如補說則

勤敏好學只是一義殊無意思矣集註之說不可易也

子曰中庸之為德章

辨中精即知之事以下欲改云精即擇善之謂知之事也一即固執之謂行之事也今以中為精而庸為一則是中庸者只是知行之事也學問云云下仍舊子曰默而識之章

默識之義要不出集註兩說之外學而不厭亦只是學學不已之意今以為溫故知新之事牽合不是子疾病章

按以子路之對觀之則夫子所問似亦只是古事有無而集註之說如此者蓋夫子此問正欲發無所事禱之義以喻子路故先問其理之有無耳不然則夫子非不知古者有禱疾之禮又何待於問耶若曰知之而故問也則古事有無於發明無所事禱之義本不緊何為而空設此一番問難乎至若子路之對則殆亦以古人所已行者明其有此理而已恐不可以此而遂疑夫子所問亦是古事有無也

曾子有疾章

辨語尤誕妄二字似未的當且其下語意稍有未盡

今欲略改云曾子之意蓋以平日奉持遺體無時不戒謹而惟恐或有毀傷至此將死而更無毀傷之慮然後知其得免也本語至其啓手足之時方得免一段稍未盡故改之耳曾子所謂以其所保之全示明人而言其保之之難者發明曾子之意約而盡矣若如其說以下仍舊而於平日其身體之無所毀傷改作平日於其身體之毀傷與否如何

曾子曰以能問於不能章

接問不能問寡及有若無實若虛各是一義今却却相因為說以若無若虛為問人而不自挾之意其義

狹矣且如此則上四句通爲一事而獨犯而不校一句別自爲一事文勢亦甚不倫矣

廣莖章

此段雖非大義所係而彼之膠固執拗必欲與註說角勝亦甚可憎恐合略爲辨破以著其精粗淺深無往而非醜差亦是一事前去鄙說或可收採以添一條否

子曰聽訟吾猶人也章

按大學傳引此語而結之曰無情者不得盡其辭蓋以釋無訟之義也今朴說如此是以大學所云不足

爲無訟之極致也然傳大學者必非不知夫子之本意而其言如此則亦曰明德既明民自畏服如虞芮之君不敢入於文王之庭耳豈徒畏其明之不可欺云爾哉朴說於義理無害而但於大學傳之意有未深察者故略論之耳

子曰君子而不仁章

謝氏之說其於發明不仁之義至矣今以失德爲言蓋不知仁之所以爲仁故耳

子曰君子不可小知章

按不可小知不可大受須看可字與能字不同若朴

解則不可字說不去矣

子曰辭達而已矣章

按朴說之意若不足於集註之說然所謂達意者已包得許多意思矣

子夏之門人問交於子張章

按二子之說皆不能無病集註論之已確今朴輒欲抑揚於其間其意偏矣竊謂子夏之病只在一拒字蓋人雖不善而苟不至於大故則亦無拒絕之義孔子之戒損友亦曰不與之親善游從以爲朋類耳豈拒絕之謂哉朴乃以集註所謂損友當遠與譏子夏

之迫狹者爲相矛盾亦誤矣

格物以下大學

辨語雖詳似欠緊切蓋朱子格物之訓章句或問已詳之本不須費辭解說且栗谷說正以問者有物理元自在極處何待人格之疑故答之如此矣今朴所疑只在於訓格爲至文義爲未安則引此爲辨不相湊著且事物之辨亦似有未盡彼情者彼說之意蓋曰天下國家物也平治齊事也格物云者是尋索天下國家之則而得其正也致知云者使吾之知能三乎平治齊之所當然者云耳其主意如此故必欲分

事物爲二而今此辨語反引其能至是專一句謂渠亦以事字貼物字此何足以破其說耶自蓋格以下今欲改之曰格物二字本自難明古來訓釋雖多而其義皆有所未通至程子始曰格至也凡有一物必有一理窮而至之所謂格物也此其字義義理皆有據而無可疑故朱子斷然從之以爲定訓自經文章句及補亡傳外或問所論尤爲明備殆無毫髮餘蘊矣今以爲不可信而輒欲措異說於其間則已惑矣况其所自爲說迂曲晦澁絕不成語而欲以是求多於前賢何其妄也蓋其說有曰格則也正也夫格之

爲正固有據矣其以爲則者何所本也今日以則字正字加於物字之上而讀之果成何等語耶渠亦自知其不通則不得不又以尋索云者捏合補湊而爲之說未知此一箇格字能兼許多意義耶訓則不足而添正字添正字不足而又添尋索字其支離繁複如此而終亦不能成說矣乃反以添一窮字譏朱子者何也且其所疑事物之說尤極可笑物與事固有分而言之者矣其無合而言之者乎如詩之有物有則孟子之明於庶物堯舜之知而不徧物皆合事物而言者也其他經傳此類甚多今不察此而槩謂物

之與事當有辨而不容混何其陋也至其訓致知以爲欲使吾之知能至乎是事之當然者則是蓋以致爲自此而至於彼也然但曰致又何以見其至乎事之當然者耶此亦不成說而不足深辨也

心不在焉

此段不可無辨而但前日辨語有未盡者故區區嘗有所論矣不知何爲而全削之耶今欲略辨之曰傳文既言心不正之故於此又言視而不見聽而不聞食而不知其味者乃是就身上說以明心有不正則無以存主乎身而視聽飲食皆失其則也此正發明

心不正則身不修之義也若如其說只借此而發明念慄恐懼等不能省察之失而已則此章內却闕修身一段意思而起頭所謂修身在正其心及結語此謂修身在正其心云者都無著落矣

長國家而務財用

按此一章大義雖分好惡義利兩端而無非絜矩之事也今以絜矩與財利分而爲二其說謬矣

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

中庸以下

此是中庸第一義而辨語尚似草草人欲略添修曰按某所解性字語意點昧有未可曉者而性者萬物

之一源非人之所獨得也故意句解天命之性必兼人物而言今某只言授與於人而遺却物字是天命之性人獨有之而物不得與也是全不識性命之理矣道者天理之自然而非人力之所爲也故朱子曰以下至得名者矣仍舊而結之以本源處如此其他種種悖謬又何足說也

道也者止所不聞

此段尤緊重不可不極力明辨今輒欲改之曰按此一段某將朱子訓說逐句挾摘恣意攻斥無復餘地其悖甚矣然其言支離複雜張皇眩亂有未易得其

要領者今試撮其大要而言之則以爲言性曰理而道亦曰理則性與道之情同而不得其辨也一則以爲上言道曰事物當行之路而此曰性之德而具於心則前與後之說異而不得其一也一則以爲道爲性之德則不容有所謂離者也一則以爲道爲人心之所具則不容曰無物不有也一則以爲戒慎不觀恐懼不聞不當爲靜時工夫也凡此皆係義理原頭學問根本雖其所見淺陋有可笑者而其言之情謬亦不可無辨夫道之與性本一理也但以其體之本然而具於一心者言之則曰性其用之當然而行

於萬事者言之則曰道此二者之所由分也然即其
本然之體而便有當然之用故其行於萬事者乃其
具於一心者耳夫豈判然離絕各爲二物如某之見
哉如此則所謂道者初不出於天理之自然而只是
人以已意旋安排出來也此其爲悖謬者一也上文
子思首列性道教二者而各著其所由名則章句之
訓道也亦正釋其義蓋曰自天命之性而循之事事
物物莫不各有當然不易之理是乃古今人物之所
共由猶道路然也此段子思專言道也者不可須臾
離則章句又推原其本蓋曰事物之所當然即吾性

之所固有性既無所不有則道亦無所不在而語其
至近不外乎一心此其所以不可須臾離而持守之
功尤當先於本原方寸之地也正釋其義故自循其
性說起以及於當行之路反推其本故自當行之理
說起以及於性之德而具於心蓋當行之理即當行
之路性之德即率性之謂非有二也特反復申言以
明其出於天而非人爲備於內而非在外耳其初不
知率性之義而只以道爲行事得守之名故反有疑
於此若如其見則是所謂道者乃在心性之外而其
於人爲贅疣無用之物耳又何須臾之不可離哉此

其為悖謬者二也且所謂性之德而具於心者以道之本體不假人力而自然者言也此雖與生俱生且言曰今磨滅不得然人有此身氣拘物蔽一念之頃或失照管而私欲間之則所謂具於心而不可離者即此而已不屬我矣孟子所謂非道亡也幽厲不由者正謂是耳若如某之言人既稟得此性則雖欲離之有不可得而其或憂其離而欲存之者乃為枉用其心也則是雖如桀跖之暴戾恣睢亦未嘗違乎天理而凡聖人所以修道而立教者皆虛設耳豈有此理哉且以渠所自言者觀之亦既以性與理為與生

俱焉而猶必曰循乎性而無或違又曰不可斯須悖於性則是固以人之於性與理或不能無違悖也然則所謂性之德者又何異於性與理而獨不容有所離乎此其為悖謬者三也若無物不有云者則章句之意蓋專就人道而言以明君子所以無時無處不用戒慎之意或問所謂大而父子君臣小而動靜食息莫不各有當然不易之理者是也某於此蓋誤認其義而今且就其所疑而辨之道者率性而已天下無無性之物則固莫不各有其道矣人之與物氣稟雖異而若其所以為性者則同出一原故吾心之所

具卽萬物之理萬物之所得卽吾心之理豈有二哉而亦何待於此予而彼取哉渠以天命之性爲人所獨得故不能不有疑於此此其爲特謬者四也至於戒懼之義朱子以前諸家之說固皆以此與下文慎獨云者同爲一事至朱子始分而二之蓋以二者同爲一事則語意繁複褊滯而無所當也此意於或問論之備矣然朱子之說亦非以戒懼專作靜時工夫蓋推子思之意以爲道不可須臾離故君子自其平常日用應事接物之處無所不戒慎恐懼以至於無一物之接乎日無一事之入乎耳而亦不敢少懈此

乃統體工夫通動靜而言與下文慎獨專就幾微處而言者不同云耳今某以不觀不聞爲人所不觀不聞而以戒懼卽爲慎獨此卽朱子以前諸說之意而朱子之所已棄而不取也且詳其語意似以人心爲元無寂然未發之時則其誤尤甚夫人心之有動靜如天之有陰陽一體一用互爲對待迭相循環而不能以相無者此乃自然之理也但衆人之心物欲爲主故有事無事心常妄動鮮復有虛靜之時唯聖人之心渾然天理故事物未到思慮不萌方寸之間至虛至靜雖鬼神莫能窺其際此卽寂然未發之體而

所謂天下之大本者也及其事至物來以理順應無少差忒則大用達道於是乎行而事應既已則轉又寂然而靜以復乎其本體焉君子之所以戒懼乎不覩不聞者止爲其必如此然後爲有以存養此心之體而立天下之大本耳不然則雖事物未至而此心不免妄動所發雖善而本體無自立矣此周子所以有主靜之說而程子所謂不專一則不能直遂不翕聚則不能發散者亦此義也某惟無見於此故輒有疑於朱子未發之說蓋其言有曰若其一念不動萬事未萌則又無所用其力不幾於枯槁之無知乎

此以爲人心不容有如此時節也然而人心至靈故雖一念未萌而知覺炯然譬如水鏡雖未照物而光明之體固自不昧夫豈頑然冥然都無知識如枯槁者然哉又曰若使霎然之頃萬慮俱空不但不善之不暇存雖善亦不暇存於胸中此則又以爲雖或有如此時節而亦不過霎然之頃不足以別立一地位別占一時分也夫以衆人之心而求其萬慮俱空之時則誠亦絕少矣若聖人則方其未與物接而此心寂然無復有纖毫思慮者乃其常耳豈特霎然之頃而已哉特其未足以窺見此境界耳然則其以人心

爲元無寂然未發之時者豈不妄哉且其言有曰既寂然矣雖欲戒懼將何所寄既戒懼矣又何云寂然不動夫子思之言本自平常處推其極以至於不觀不聞雖是一箇戒懼而若其工夫節度輕重粗細則固宜有不同者如其所謂當事而不敢自放遇事而恐其失墜則固當大段著力而若在不觀不聞之時則所謂戒懼者不過儼然肅然如有所畏而已此又何害於寂然未發之體耶又曰天下之事未有昧其心而致其功者心不可昧則思安得而無又豈有戒之慎之將恐將懼而非思也者夫思慮與戒懼煞有

分別思者心有所感而思索量度之謂一有之則雖無喜怒哀樂之可名而此心已有所偏倚矣若戒懼只是敬字之異名而其在不觀不聞則又不過儼然肅然如有所畏而已是固與思慮者氣象意味不迥不相似矣况可以戒酒色慎游獵懼禍敗者例之而繫謂其思慮之深乎然當時學者已不能無疑於此故朱子乃曰只略略收拾只主宰嚴肅此其形容得十分簡要矣今日何以見其如此又曰終不能不用思是蓋不復有所商量思惟而硬不信矣又何足與言哉又曰朱子既曰未發時說義理不得則戒懼恐

懼獨非義理之一乎夫所謂義理者如事親孝事君忠可以指名其條件者耳未發之時一性渾然曷嘗有此等名目然渾然之中粲然者存沖漠無朕而萬象具焉則義理之原固於是乎在矣亦豈空寂斷滅都無一物之可言哉是故朱子嘗論此義曰當此之時未有義理之條件而有義理之原夫所謂戒懼者亦曰敬以存此義理之原耳豈可比同於義理條件而不得著於未發之中哉至若離仁離義一語本不與此義相關而且所謂仁義者正亦就行事上說卽所謂義理之條件者耳此又何碍於說義理不得之

義哉蓋如某之論則人自有生至死其心固有動無靜樂記所謂人生而靜大易所謂寂然不動者皆爲虛語而雖其一事不入乎耳一物不接乎目而此心之思慮計較者未有一息之暫停也如此則方寸之間又何能湛然虛靜而有以存養其天理之本體哉體既不立則雖欲隨事戒懼不敢放失而亦將何所本而盡其道哉此其爲悖謬者五也而就其中譏斥朱子防閑之語有曰防之以堤乎閑之以欄乎吾恐其用意之益勤且重而不可諱也嘲笑簸弄都無顧忌是則不復以辨論義理爲事而直加無禮於先賢

以為快也其得罪斯文豈但為說之悖謬而已哉

喜怒哀樂止達道也

此段全用或問說而本文外更無一語推釋闡明其義殊無意味今欲刪去只曰按未發大本之義章句或問論之不翅明白矣今某不信而乃以云云如何且某之意本以子思之說只言喜怒哀樂未發而已非並指他思慮而言故有長短輕重之說今乃謂既有思慮長短則何以謂之未發耶恐未察其本意而亦不足以挫彼口今欲自既有至也且二十一字並刪去如何

子路問強章下註

按子路問強分明出於好勇之意夫子告之亦終始以強為言則不以為勇而何哉但子路以方能勝人為強血氣之勇也夫子以自勝其人欲之私為強德義之勇也聖人之教所以長善而救失矯其偏而引之於中者類如此朴所謂子路雖本好勇孔子之告之豈在於勇者誤矣且朴謂孔子告子路以中庸之道且豈子路能至於此此又不察朱子之意而妄言之章句固分明說此則所謂中庸之不可能者又曰此四者汝之所當強何嘗不以此為中庸之道而亦

何嘗言子路能至於此乎若章下所謂子路勇也者
只爲與大舜顏淵對言故其言如此耳朴不能活者
此四字遂有此許多疑難其亦可笑也已至於三德
之分則又有說焉中庸之德不倚於一偏宜不可以
三者分言然大舜之知非無仁勇而其好問好察而
用其中則知之大者也顏淵之仁非無知勇而其得
一善拳拳服膺而弗失則仁之事也夫子之告子路
以勇亦非外於仁知而其不流不倚以至於死而不
變則勇之事也子思之分而列之也固欲學者觀於
此而知入德之方又知所以取法如知明善之在知

則必以舜之好問好察者爲法知體道之在仁則必
以顏淵之服膺不失者爲法知強立不反之在勇則
必以夫子所謂不流不倚不變者爲法然後可以造
道而成德此子思之意而章句所謂引大舜顏淵子
路以明之者亦以是耳豈論其等級之謂也此一段
辨中欠說破似當添

君子之道費而隱章

此段辨語固善而但彼之所疑專在於先發兩端而
後只舉其一端許多設難皆是此意而辨中未及說
破且費字絕無淺近意思而彼乃以己意杜撰此亦

當略辨今欲補之曰凡古人言語有本是兩事而分作兩端者此則固當兩下說破如陰陽道器之類是耳若費隱則只就此理以言其用之無所不在而其所以然則微而難見而已雖若兩端實非有二物也故下句許多說費無非所以說隱何必作對待說乎且所謂隱者正以其無形狀可見非言語可名則隱之一字說得已盡又何以形容其所以隱哉朱子所謂果有一物可指為隱則已不得為隱者正謂是耳况子思之意本欲明道不可離則其立言主意正在費而不在隱也然而不但曰費而必言隱者語道而

不及其體則人將認以為一箇有形底物事何以見此道之妙而超然有契於其本哉此又所以不得不說也某不識此意而疑之誤矣且其解費隱二字之義皆不近似而至於以費為淺近尤無所據且既曰隱者深遠也而又謂聖人所不知不能者隱也如此則聖人於義理之精深高遠處却有所不知不能也其果成說乎以此屬之於且章句之上恐益完備

好學止 近乎勇

辨語大槩得之抑昔嘗以章下所引家語文勢觀之公既以夫子之言為至矣美矣而復自言寡人實固

不足以成之則是公自度不能遽進於三德而欲聞其近而易入者故夫子復告之以三近之說焉詳玩當時問答曲折則所謂三近者非直指達德而言豈不益明白無疑乎此一段添入於何足疑乎之下似益明備又下文所辨勇之次一段內上文以其等之意云云乃用前日鄙說者而今詳章句本意似不如此蓋章句於此若以其等而言則當曰通上文生知安行爲知學知利行爲仁則此三近者勇之次也而今乃以三知三行比並爲說則却似以其分而言恐不可謂以其等也然以其分而言亦有不通者上文

三知三行與知之成功而一者旣爲知仁勇則此當以好學爲知之次力行爲仁之次知耻爲勇之次然後義類合矣今乃以三近皆爲勇之次則又不可謂以其分而言也於此二者皆未得其所安竊更以或問反復參詳則朱子於此初不以其等其分爲言而却自別爲一例以曲暢三德之義細玩或問則可見矣此段辨語欲略改之曰然則以此三近者次於達德之勇而與三知三行並列爲知仁勇者又何可疑耶又於朱子下添以其分三字而其他皆仍舊似宜知斯三者止國家矣

辨語得之而修身治人之本一句稍未安蓋曰上知至仁大勇則已是成德事以此為修身之本却似倒說修身治人四字改作行達道如何

在下位止不誠乎身矣

按此文亦見孟子而其以不誠乎身矣及誠者天之
道相連為文者彼此正同可見當時夫子本語只自
如此自曾子以來二傳而至孟子亦謹而述之不敢
易其故矣某不曾參考敢於此章直斷以錯簡任意
易置謬妄甚矣其他移易編簡類皆如此而不自知
其非反譏先儒之不察尤見其愚且僭也

優優大哉止二千

辨語大槩得之而覺稍未盡且謂朴以入於至小看
作取小之義者恐未必然今欲改之曰三千三百極
其細微而道無不在則非所謂入於至小而無間者
乎惟其入於至小而極乎三千三百之多斯又可見
其充足有餘而道之所以為大也贊之以優優大哉
不亦宜乎朴不知此義乃曰何不贊其小而贊其大
也固矣

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知人也

朴以為註於此竟不得不如此說足見向說之有差

也按所謂向說之有差者指二十章知人註以尊賢
爲說者也於此竟不得不如此說者指此章知人註
以知其理爲說者也蓋彼以兩處知人皆作知其理
之義故譏朱子前後異見其曰竟不得不如此說者
玩侮甚矣然經傳之言文同旨異者何限且如此書
首章修道達道與二十章修道達道其語意分明不
同彼於此亦將說合而爲一義耶然則章句所解知
人之義前後各異者固自有說豈得以後說之故而
輒謂其前說之差乎

是故君子止有望

按有望之義章句不釋而或問所謂遠者悅其德之
廣被故企而慕之者其義至當而不可易矣且以下
文所引詩觀之在彼在此遠近之謂也無惡有望之
謂也無歎不厭之謂也前後相應分明易見今以望
爲怨望而引書語爲證雖似新巧未免牽合

惟天下至誠止有別也

朴疑章句仁義禮智之說而以剛毅近仁仁以守之
等語疑發強剛毅之不得爲義被蓋不知仁有專言
偏言之異又不知剛毅之所以近仁而徒執言句生
此疑難膠固滯泥類如此誠不足多辨也

見一人莫不敬

見不音現將作如何解說其所謂著乎動作云為者亦只是現之義而其說如此未可曉也

農巖集卷之十五

農巖集卷之十六目錄

書

答朴大叔 鍾

答金士直 禔

與洪錫輔

答金叔潤 載海

答李顯益 五

農巖集卷之十六

書

答朴六叔 鍾。癸未

年前哭子之日蒙遣令胤臨吊其後又辱于字慰存勉戒切至荷意之厚何敢忘哉顧以賤疾沈頓百事廢闕久未報謝愧恨耿耿於遞中又拜前月十日惠書慙念之意有加無替此見高明善恕務施而不望報射自厚而薄責於人感歎之深無以為喻第承去冬以來再遭尚右之慟年前喪禍已深驚惶况此落仍何以堪之區區仰念誠不自已矣此間所遺又

何忍言一身窮獨固置不論念其才實志尚實不碌碌特坐其父積殃不得成就以死此其可哀豈獨為詆擯之私耶夫以朱夫子之幾於聖也而其哭受之猶曰不如無生况以昌暢之全然無得於道而其何以自剋耶然猶不至於西河之喪明則斯可以免罪於當世之君子矣只宿患乘時發作久執不舍出為可悶然亦自度不至遽死以為朋友戚但覺神精凋落已甚無復有力學進道之望間又自念日前為學全是虛名於身心密切處實不曾用一日工夫自欺欺人之罪有不可勝贖以此惕然愧懼欲一掃除向

外博雜之習專心從事於操存涵養之實以收桑榆之功而亦未之能也來諭問及於此豈亦見其素所闕乏而故以是聲歎之耶謹當佩服存省不敢忘也西溪頃歲徃來道峰略一過訪而未能細叩其所存其所為經說亦未得見而似亦自為一書不止於劄疑而已借曰其所異同不出於文義訓說之間而非別立道學宗旨如陸王之為然後生之悅其風者類皆輕視朱子辨為異論其害已自不少况此箇種子滋蔓不絕安知無如陸王者踵之而起耶區區心切憂之而無力可揀尚冀吾兄深懲此弊勿看作小事

凡遇後生及門切切告戒使不迷於所趨如何如何
胤亦不可不知此意近因士子輩聞其禮園所作會
點論命意立說頗甚怪異不知何故如此豈家庭所
教固有然者耶抑急於進取而姑以是悅主司之目
耶要之此於心術深為有害不可以不戒也偶有所
聞因筆及之幸諒察千萬病憤不能悉新春惟履道
增福

答金士直 〇甲申

并格

格只如字讀訓義自明白曷為而改作洛耶鄭氏經

註類多改易字訓穿鑿迂晦不可從也儀禮經傳所
載註疏大抵皆仍舊此等處恐未必盡經勘數也愚
意當從栗谷說鄭說不必並載如何如何

大臣以道事君

來說儘有意思而不但本註外難容別說竊念聖人
之言雖因人變化而未嘗滯於一邊况當日子然之
問只曰可謂大臣也歟而未遽及於從不從夫子之
答亦當是平說豈逆揣子然意中事而只說得一邊
意思耶然則集註所云不從君之欲者雖似為下文
從字張本而其實大臣事君之道亦不外乎此蓋非

道則欲非欲則道從古人臣不能事君以道者只爲從其欲耳且如其君所欲只在於雜霸小康而不能勉進以堯舜三王之治則亦爲從其欲必如孟子告惠王以仁義而不言利告宣王以保民以王而不言桓文之事然後乃爲不從其欲矣然則雖只言不從君之欲而其於事君以道之義固無不足恐不當捨此而別立訓釋也如何如何

非祭非喪不相授器

此註之謬極害禮意不但文義之失而已然梁谷於集註既已刪去今亦不須論也

汪信民

此條之入於善行未曉所謂餘亦時有類此者如劉器之待制初登科及淵明爲彭澤條雖入嘉言亦可柳開仲塗皇考治家一條雖入善行亦可又古靈陳先生教民條及藍田呂氏鄉約條同是教法科條而一入於嘉言一入於善行大抵此書言行之分不甚截然容有可以相通者或彼或此要自不相妨也耶

與洪錫輔 壬午

前示金公文字病裏看玩極慰孤陋但其所論大學正心之義在於愚見殊多可疑直卿說雖大義得之

而其間亦有當言而不言言之而未究者所以遂成未了公案請試爲左右一言而因以求正論焉蓋愚嘗謂凡看經傳須先理會文義文義得而聖賢本意可識矣今且以此章論之首言所謂修身在正其心以喚起下文而繼以四有歷言心不正之病又繼以三不槩見身不修之端然後終之以此謂修身在正其心以結章首之意蓋心爲四者所動故失其正動而失其正故不能存主乎身而有二者之患此其首尾相因終始相成不容有所分截也今若以有所與不在爲兩項病則一章語意首尾衝決不成終始矣

蓋四有之病不通乎三不則發端所謂修身在正其心一句更無收殺矣三不之意不通乎四有則末後此謂修身在正其心一句不得總結全章矣此只以傳文觀之文義已自了然固無待於章句之訓釋或問之詳說矣然且以章句言之其曰心有存否曰此心常存曰能存是心曰密察此心之存否四箇存字實傳文在字之變文正朱夫子所嘗言體貼替換說者也果使不在與有所各爲一事而章句之說如此則其所以通論一章之義者獨詳於不在一邊而不及於有所一邊矣無乃偏乎且其上文將言心不正

之故而先之曰一有之而不能察則推出病根之所
自也下文終言心不存之害而繼之曰君子必察乎
此而敬以直之則指示治病之藥方也此亦所謂首
尾相因終始相成者若以有所與不在爲兩項事則
是朱子於有所只說病根而不說藥方於不在不說
病根而只說藥方也不亦疎乎夫敬直對義方言則
固屬靜而專言則不害爲通貫動靜今乃鐵定作靜
時事而又欲因此而證成不在之爲體病則既已誤
矣况章句敬以直之以下乃是通論正心修身之義
今日敬以直之事就不在之病言其體上工夫當存

云者兼舉上下兩節言其體用功效恐尤穿鑿破碎
不成文字義理且朱子之意誠以敬直專爲體上工
夫則當於用處別說工夫而今無一言及之則不知
欲使學者何以用其力也若但靜時能敬直而用處
不照管則此心之存者半而不存者半又何以曰常
存也苟曰其體既直則其用不患不正而可以都無
事也則終古聖賢無此心法曾謂朱子之義理精密
而所以發明聖經賢傳之旨指示學者正心之功者
若是其疎略不備乎章句既然矣而又以或問言之
則其論有所不得其正之義既甚備而下文都不說

不在之義但曰此心之靈既爲一身之主苟得其止而無不在是云云誠使不在別自爲一項事則朱子於此何無一言發明其義而只如此帶說過耶且其所引杜詩二句仰面貪看鳥四有之譬也回頭錯應人三不之譬也貪看於彼故心有不存而錯應於此此取譬之意也盖有所與不在相因而非二事故只如此取譬語意已足若其各爲一事則且道此兩句內何者專爲不在之譬耶至其末引孔子操舍存亡一語以證此章之義則又可見此章不在卽夫子所謂舍亡而反是則爲操存耳若以不在專屬靜時則

是孔子所謂操存者亦只爲靜時事也豈其然哉凡此考之本文參之章句又參之或問皆有所不通而直卿之論顧未及此此其當言而不言者也若論此心未發之體理合有無病痛則其說又有在於文字之外者但就實處深體認之便自可見北溪雖嘗以昏昧放縱分作動靜時病若細推而極言之則二者皆當屬動但放縱之爲動易知而昏昧之爲動難知此不可以不論也夫心之所以昏昧者何也怠與欲而已怠者氣奪志也欲者氣掩理也氣之奪也氣之掩也烏有所謂未發者哉人固有不與物接而其心

昏昧者此時雖未有思慮之可名而然於妄妄之際
一有懈怠則氣固用事而虛明之體已失矣况其方
寸之內湛濁滯累者皆欲之餘如火既熄煙氣猶鬱
如浪初伏泥沙猶汨若是者又安得為靜哉然則北
溪所謂靜時者姑以其不與物接而言則可耳若遂
指此心未發境界而言則惡乎可也夫未發之體至
虛至靜不但放縱字著不得即昏昧字亦著不得若
曰未發而猶有昏昧者則于思何得便以未發為中
哉若其言戒懼則亦欲學者敬以持守乎此不令有
所妄動而失之而已非謂未發之體猶帶病痛而却

待用力醫治也是以朱先生嘗曰未發之前本體自
然不須窮索但當此時節敬以存之使此氣象常存
而不失自此而發者其必中節矣惟此一語明白的
確當為不易之定論其他諸說如金公所引者亦皆
以此意為主而細推之則其不合者蓋無幾而其答
林擇之金書以為胡廣仲書不能安其靜一句語意
尤明蓋所謂未感物者非真未發也特言其不與物
接耳雖不與物接而此心若無主宰則便自妄動此
所謂不能安其靜也觀下文事物未至而固已紛論
膠擾無復未發之時者意益可見凡此皆以當靜而

不能靜為病豈謂其既靜矣而猶有昏昧之病耶金
公之說雖多端而要皆未察乎此蓋曰心者兼理氣
故未發則昏沈既發則奔馳氣使然也是則知人心
之昏由於氣而不知纔被氣昏此心便動則其未察
者一也又曰心之所以主宰者動靜皆然靜時有所
存主則不昏沈是知不昏沈為靜時主宰之功而不
知不昏沈即所以為靜而當靜而能靜乃是主宰之
功則其未察者二也直卿於此雖說心體上不容有
病而終不明言昏昧者之非靜又不說破當靜而靜
便為主宰之義此又其言之未究者也然亦無害於

六義之得也若金公之說則主意既差觸處窒礙其
枝葉零碎之失今亦不暇具論而獨其引范女之說
而以心馳於外為非不在者差謬非常不容無辨夫
范女固曰心無出入而程子許以識心矣然吾夫子
既明言其有出入而孟子述之矣則又安得以無出
入者為是而有出入者為非耶且程子謂孟子之言
亦以操舍而言操舍既可以言出入則以心馳而言
不在又何不可耶今若曰此心雖在楚在越而實未
嘗不在此則方其昏昧時亦何嘗不在此耶然而於
外馳則不可曰不在而惟於昏昧然後乃可言不在

則是真以此心爲有時而不在也豈不反爲范氏女
所笑耶僕於金公雖未有一日之雅每從士友間聞
其志道懇切問學精詳心嚮徃之久矣今觀此書所
論不能無疑於鄙心者如此輒敢自竭其愚而因竊
妄推其所以差之故則亦有說焉蓋見大學正心須
兼體用而有所不在似有兩般意思又見人心之病
不出昏放而二者氣象又似有動靜之分故遂作如
此差排斷然以爲不可易之說而其於聖賢言意自
心實體皆不暇深察是以其說愈多其辨愈力而其
旨意愈益點昧紛拏蓋於大義偶有所差而輾轉支
離其失益遠耳不然以其用功之深所見之明宜不
至此也夫大學正心只就用言愚見本同尤齋借曰
未然而須兼體用亦只於有所內認取此意如玄石
君輔說可也決不可以不在別爲體病况昏昧之不
屬靜有如前所云者耶今若知昏昧之爲非靜則雖
使正心之義果兼體用而自不容如此分屬若知不
在之非體病則雖使昏昧真屬靜時而亦不得爲此
傳會於此二端但能看破其一則即可免左右牽連
之累而脫然有得於文義義理之正矣如何如何僭
易及此深切悚仄計亦在所樂聞而不以爲罪也

答金叔涵 以海○三午

嚮仰非不勤而以無一日之雅也不敢輒違書問日者洪君良臣以足下所與直卿往復書見示仍致盛意令有所評訂協誠淺陋不足以與此顧以見屬之意似不偶然且念義理天下之公可否同異之間宜不以形跡爲嫌故輒因洪君書悉疏所疑冀得徹聞於左右未論其言之如何僭妄甚矣竊深悚惕不謂足下過相假借辱投手字申以別幅獎厲鑄誨勤厚周悉玩而復之有以見與人之恕講學之誠感歎何旣協於學本無所得半生活計不出文字窠窟向來

所論大學文義亦只據尋常見得於章句間者而推演爲說耳豈敢自謂農馬智專而能有發於高明之所不及耶况因是而進於未發之說則其義尤極精微昔之明理君子蓋難言之如愚豈曾夢到此地位固知其言之謬妄必不概於高見也來諭啓告旣竭兩端宜更反復以求至當之歸而顧協前日之說非不詳且盡也類未蒙高明領悉其所拈出論辨者往往全與鄙意違背不相湊著至於高明所自爲說則又條理錯互頭緒叢雜有不勝其紀梳者如欲逐一辨析則非但病昏精力所不能及亦恐徒費葛藤重

增僭妄之咎獨有一說似可爲高明進學之助故敢
試言之以俟財擇焉竊嘗謂讀書求義雖要精詳縝
密須先理會文義大綱看得聖賢本意分明歷落然
後却就枝葉小節子細考校又旁取諸說證明而會
通之則工夫有序義理易見而吾之胸懷意趣言語
文字亦得以開廣寬平明白直截無局促瑣屑之病
矣苟徒詳密之爲務而不疏觀大體專就偏傍零碎
處穿穴尋究以立知見添枝接葉愈益繁細則雖使
所論得當而氣象已自不好况其大義既失寧有是
處竊意朱先生所戒寧略無詳寧疎無密者殆爲此

耳至於與人講論亦須認定彼此大意以求是非得
失之所在而其餘小同異差互正亦不必一一計較
如此則辭不費而意易了會須有究竟之期矣苟不
能然而徒切切致辨於言句之間以爲是非之決則
未矣况於其間自覺有說不去處猶不肯脫然放下
以求正義而方且左右搜尋前後牽拽見得一線路
可通一句語可證便卽遷就傳會以爲安頓身己之
所似此講論雖累千萬言終身競辨亦何所歸宿而
於身心亦何益哉此在高明宜非所戒而前此竊嘗
得見數三文字及今書之論恐亦有近似於此者故

東坡集
敬效其愚以答盛意足下如不以爲無取則請且就
大學此章先將正文熟讀涵泳要令本文下不夾雜
一句外邊說話胸次內不留著一毫舊來意思惟全
章大義與聖賢本意是求次讀章句亦如之又次讀
或問亦如之則以足下之明其於曾朱二夫子立言
之旨必將有泯然默契者而真正義理自然呈露於
心目間矣於是却回頭來看今日所論則其是非得
失不崇朝而決矣又何待於多言哉如是而猶未有
別見則可更一言示及協雖病甚謹當卒究其說以
了此公案也自餘伏枕昏憤不能備悉伏惟亮察

答李_二益

庚辰

前者在書適值入白雲山莊歸家未數日又哭姪女
兼以病冗相續不暇奉報昨又於路上得惠字只以
口語致謝蓋自去年來凡三辱垂問而輒皆闕然其
爲愧歎如何可言不審卽日向熱侍奉爲學增勝問
目謹此還納妄意批鑿想多不是更有以反復之幸
甚幸甚大槩所論於文義得之爲多但於精微曲折
之際似未深思詳玩究極其趣而遽立論說者有之
其失處且不論卽其得處亦少沈浸醞郁之意此殆
天資明敏易於解悟而深潛質慙有所不足而然恐

不專是說時病痛幸試加意省察如何如何又先儒之說雖未必皆是然於其間亦有自己見未到處今纔覺有疑不復爲他思量輒據一時意見論斷其是非得失此已未安况本朝諸先正事體尤別今於其說徃徃直云不是昔明道先生於門人請問雖有未是只曰更有商量於門人尚如此况於先賢乎講明義理專畏先賢二者並行而不相悖恐不宜如此也荷相與之厚且見志道深切區區誠有參助之意故不敢自外想亦諒其愚也所詢二條率爾報去並希斤教餘不宣

大學讀法見伊川半年云云此與近思錄皆謂見伊川半年後讀大學西銘而沙溪釋近思錄曰此與讀法不同讀法則讀大學西銘至於半年之久未知如何

詳此本爲學者讀大學稍通遠欲讀論語故引此以戒之則其意似以爲和靖讀大學西銘至於半年之久故沙溪說如此也然朱子之意或只以見伊川半年後始受大學亦可爲忽忽凌躐者之戒故引以爲說耶然則此與近思錄果無不同也

序小註雲峰胡氏曰智則心之神明云云胡說果

有認心為性之失然則智字何以為訓可無病乎
程勿齋字訓曰智者具別之理而為心之覺心之
覺三字似與雲峰同病

勿齋之訓不但覺字與雲峰同病其字亦蒼若曰別
之理心之貞則似無病矣

新安陳氏曰聰明睿智生知之聖云云此當以聰
明睿智應上氣質不齊一句能盡其性應上知而
全之一句陳說恐非是

來說得之

番禺齊氏曰周禮大司徒云云周禮特以事之本

未輕重言不必為教之之序且以內則所謂十歲
學書計十有三年學樂等說觀之則各物之說亦
非是

名物之說恐未然且周禮賓興之法本不主小學而
言不必與此相比較也

經一章章句虛靈不昧云云虛靈不昧心也具象
理性也應萬事情也明德必兼心性情乃備而或
問惟以虛靈洞澈萬理咸備為言是如何

明德本指心而性情在其中細玩章句可見今云兼
心性情似不察賓主之分矣且或問所謂萬理咸備

正是具象理之意雖不言精於明德之義又何欠闕

小註北溪陳氏曰人生得天地之理云云理與氣固有合而論者矣亦無分而言者乎詳觀周張朱子分言理氣處則北溪之說未見為非

既得天地之理又得天地之氣曰既曰又終似有病然理與氣合則似不必深非要之活看可也但其以虛靈為理與氣合而然則似全非朱子之意朱子則只以虛靈屬氣觀大全林德久問答可見也

黃氏曰虛靈不昧明也云云虛靈不昧是說心之

全體以此專作明字訓詁無乃未安乎

黃氏說未然

章句有時而昏人心既為氣稟所拘人欲所蔽則昏昧之時常多曰有時而昏何也

此言明德人所同得而徃徃有昏昧者以其氣稟物欲拘蔽而然爾非謂氣拘欲蔽之後或昏或不昏也正心章或不能不失其正正與此語意一般朱先生文字例多如此矣

小註雲峰胡氏曰有時而昏云云此處混淪看為好胡說恐大曲

來說得之

雙峰饒氏曰明德以理之得於心者言云云明德有至善則是得於心者亦有至善何可以至善專作見於事乎饒說恐非是

饒說大意得之但立語稍未善耳恐不可深非

明明德於天下章句只以用言之而栗谷曰明明德於天下合體用而言之此說恐不可

明明德於天下或問說已自與章句微不同栗谷說似不可深非然其所說體用却恐非朱子之意宜詳之

小註雲峰胡氏曰性發為情其初無有不善云云性發為情通言之則固兼善惡然雲峰主章句所謂因其所發而言故曰其初無有不善即其所主者在善一邊耳栗谷之斥恐太過

雲峰說栗谷只云未瑩又慮學者多誤見而有害亦未嘗深斥也但其全段語意殊多可疑而此則栗谷未及論夫以明之誠之分為兩事則誠意之功其在明德之外乎

朱子曰格物是零細說云云格物致知零細說則皆當零細說全體說則皆當全體說朱子此說可

疑朱子答黃商

朱子說無可疑玩味之可見不當如是輕疑也

物格朱子於章句曰物理之極處無不到補亡章曰衆物之表裏精粗無不到或問曰事物之理各有以詣其極而無餘是則似以物格爲物理之到於極處然今以本文觀之有可疑者蓋格物與物格其義其例實與誠意而意識正心而心正略無不同蓋曰誠意則是誠其意也曰意識則是意已誠也曰正心則是正其心也曰心正則是心已正也夫如是於格物既曰窮至事物之理矣於物格

亦豈不曰事物之理已窮至乎若從理到之說格物之格爲吾窮至物格之格爲物理之到耳此則吾到彼則理到兩格字所指實相反矣栗谷諸賢雖方主理到之說而其未盡如此也

以物格爲物理到極處或問說分明如此章句亦無異義此非栗谷沙溪所創說也來論義例之說固似然矣然意是我之意心是我之心而物則便與我相對底故其訓說義例容有不得脗合者然細推究之亦未嘗不同也今且以齊治平比較言之似又分明夫家與國與天下在彼齊之治之平之在我方其言

齊家治國平天下也豈不曰我去齊之我去治之我去平之而其言家齊國治天下平也豈不曰家自齊國自治天下自平乎然則方其言格物也謂我格之一而其言物格也謂物自格又何不可乎又何義例之不合乎然又須知方其言格物也用力雖在於我而格字之義則亦只是物理到極處之謂非我到極處也蓋用力而要令物理到極處之謂格物既用力後物理各到極處之謂物格兩格字何曾有一義比如平天下用力雖在於我而平字之義則只是天下均齊方正之謂非吾身之均齊方正也是以用力於絜

矩而要令天下均齊方正謂之平天下既絜矩後天下無不均齊方正謂之天下平以此例之則格物物格之義庶可得以推矣

克明峻德峻字是言德之本體非我所自爲大則其義似與克明德無甚差異而諸儒皆以此段爲功效何也

極其全體之大而無不明此之謂克明峻德非康誥泛言明德者比故先儒云然似不必深疑

傳二章小註雲峰胡氏曰此傳不特釋止至善云云此章當以絜絜黃鳥爲知止穆穆文王爲能得

淇澳及前王則各屬明德與新民耳今胡氏欲以
緝蠻黃鳥及穆穆文王皆為知止其說恐非是
雲峰說大意自好穆穆一節自文王而言則固為聖
人所止無非至善之實而自學者而言則因此而可
以知至善之所在故朱子於章句既曰皆有以知其
所止或問又曰此因聖人之止以明至善之所在胡
氏說不為無據

聽訟云云此章本末以小註朱子說為主其本末
皆與經文相反然則以使無訟為末所以使無訟
為本云者為正義耶

聽訟與無訟皆新民之事但聽訟是無其本而從事
於末者也無訟是其本既立而末從之者也以此觀
之則本末之意明矣細玩章句此義了然若小註朱
子說終有所未合夫傳所以釋經也豈有經傳所云
本末其義各異之理乎

補亡章小註已知之知即上文云云此章知字皆
以知之用言沙溪以莫不有知之知為知之體因
其已知之知為知之用恐非是

兩知字似未見其有異

小人聞居一節似當為自欺之事章句上下文未

見有輕重之分而小註朱子諸說皆以自欺為精
小人閒居一節為粗是如何

以小人閒居一節為自欺之事則誠意工夫六段自
弄不知何故看得如此章句自分明宜詳玩之
必慎其獨退溪論此章慎獨曰慎獨之獨當兼身
心看此說恐不可蓋此章慎獨惟以心上言第一
節言無自欺之事而推上一步論其幾微處第二
節言小人自欺之事而亦推上一步論其幾微處
其間不當以身之獨處插入如何如何
退溪說誠可疑

小註雙峰饒氏曰下二章第言心不正身不修之
病云云正心修身雖從誠意而進然誠意自有誠
意工夫正心自有正心工夫修身自有修身工夫
此說及下雲峰說恐皆非是富潤屋及此謂身不
修小註雙峰說亦然

來說得之

雲峰胡氏曰獨字便是意字云云意是緣情計較
一而獨是幾微處則意是已發後最末稍事幾是將
發之際胡說恐非是

以意謂已發後最末稍事大不是所謂緣情計較者

亦謂因情之發而有此商量計較意思也此意萌動處獨非幾微乎胡說無可疑

東陽許氏曰毋自欺是誠意工夫云云朱子曰誠意章在兩箇自字上用工許說恐非是

以自慊為誠意之效誠未安

章句善惡之不可掩云云其惡之不可掩如此則其善可知故章句必兼善惡說此等處活看甚好而沙溪以善字為疑恐太拘

來說得之

小註朱子曰意有善惡之殊云云善惡非意也好

之惡之乃意也而朱子此說似若以善惡為意可疑

所謂意有善惡以誠不誠而言耳如此說亦不妨

正心或兼作動靜工夫或專作動工夫諸儒之說紛然不一其以何說為主竊謂四有所為正心之道則正心固當專於用上加工然此心字則依舊是經文統體之心也如何如何

心之所以不正其失常在於動處故正心者只要於動處加察使之正耳動處無失則本體自正此則在所不論也經傳所云心字何嘗有異義急常病說

之紛紛也

章句或不能不失其正此或字沙漠疑之未知果可疑耶

此正與有時而昏語意一般舊嘗論此意曰此一句上應心之用人所不能無者而不係於欲動情勝蓋因者是人之心之用本無不正而或不能不失其正者特以其有之而不能察以至於欲動情勝云耳豈謂欲動情勝之後亦有正不正之可論哉譬之指水而言曰此水本至清也而一有風飄蕩激泥沙汨之則或不能不失其清其意夫豈以風飄泥沙之蕩汨而

猶時有不濁者存耶今人說話固多如此粟谷以下諸賢皆以或字為疑竊所未喻

不出家云云事君事長使衆是我推行於國者則是身已出於家矣所謂不出家何謂也

家之孝弟慈即國之所以事君事長使衆之道故表之所以修於家者孝弟慈則國人皆知所以事君事長使衆之道所謂不出家而成教於國者此也非謂以孝弟慈之道推行於國也

小註雙峰饒氏曰仁屬孝云云下文玉溪曰貪則不讓戾則不仁恐當以玉溪說為止

儀說誠未是當從玉溪說

一兩箇宜其家人皆為婦人事則可以教國人似不
觀合以下宜其家人為吾之事則亦上下矛盾如
何

詩雖本為婦人作此書引之恐是斷章取義兩箇宜
其家人皆以君子之齊家者言何曾矛盾

小註仁山金氏曰自章首至成教於國云云此章
固是主於化下章固是主於推然此章之如保赤
子有諸已等處章句亦以為推仁山此說正好粟
谷欲以上化下推一向斷說恐非是

如保赤子或問雖若以推言之而章句則專以立教
之本為言所謂識其端而推廣之者亦只言孝弟慈
之道不過因其良心發見之端而推廣之不待於勉
強云爾非以孝弟慈推及於人之謂也至於求諸人
非諸人雖似於推其意亦專在於反己自修不可以
推言也粟谷之說似為得之

與不信不曰與慈而曰不信何也

此恐無深意而記得李君輔論此頗有意義今忘之
矣

小註雲峰胡氏曰此章當分為八節此章上二兩節

總言絮矩之道第二至第五又言絮矩與不絮矩之意其下自君子先慎乎德至古人無以為實言理財自泰誓至君子有大道言用人其下更由言理財與用人此章只當分五節看雲峰所論恐失當

雲峰分節大抵本出朱子似無可疑凡經傳分節或詳或略不妨有異同而但來說以君子有大道屬之用人理財以下為兼言理財用人恐非朱子之意雲峰胡氏曰第三節言好惡云云此章自首至尾皆有好惡之意不獨楚書身犯二段為然胡說恐

非是

楚書身犯二節朱子專以外末內本為言胡說却自為一義而若此章大義以好惡財用分言則乃朱子之說然也非胡氏之失也

蛟峰方氏曰其如有容其疑辭云云其如有容只謂若有容者焉耳方說恐非是方說誠亦然

小註朱子曰伊川以明道此語尚晦云云伊川語更蕙當則章句何以從明道語耶

兩先生所訓雖有繁簡晦明之異其義則一而已矣

朱先生於論語用伊川說為訓而於此却著明道說者似欲兩說俱見使學者參互以盡忠信之義耳

雲峰胡氏曰此道字即章首絜矩之道也雲峰此說與章句不同恐非是

此說亦自不妨

章句自此以至終篇云云自生財有大道以下是申言上文上文既言理財與用人則其申言亦兼理財與用人乃備然則孟獻子及長國家二段雖連上理財而言屬之於用人亦好小註雙峰說似為得之而章句如此可疑

此等處當以章句為主而小註說有可取則兩存而參考之可也輒欲有所去取則不可

別紙

所謂衆人無未發只是大綱說若細推之則衆人亦容有未發時節但隨即失之不足以立大本耳來論大槩得之前年嘗與學者論此義頗詳蓋亦說得如此矣

敬字若專說則通未發已發戒懼慎獨皆為其事故朱子於大學章句亦以敬直為正心之功當時有取於德涵說者似亦以此然直內方外既相對說則敬

之與義固當有動靜之分矣

與李顯益 丁亥

日昨臨顧所聞無非德聲區區慰幸殆不自已茲又辱垂專帖纒纒示諭益見相與之切感佩何勝教前此欠却本領工夫欲從事於敬而以主靜爲要此意儘切實儘的當協亦自思半生病痛都在本領欠工夫年來頗有意於敬靜而謂之有得則未也今得吾友提警及此庶幾相與勉力少收桑榆之功幸甚幸甚未發上不可下功鄙意正爲金趙諸君未發時亦有病痛須待用力醫治云者而發耳若如來論寂寂

不起思慮惺惺不入昏昧正朱子所謂敬而存之者此意向可無也所論稍簡說話文字專著於本領工夫鄙意亦未嘗不然但講論義理到大段得失是非之際亦不得不多惟不當切切於枝葉細小處耳如何如何陽明之辨有意久矣而病力不能辦會須一草定求教也送來冊子俟細觀奉報姑留之耳餘適客冗占報不于細且甚潦草愧悚統惟雅照

答李顯益

未發之說間已相契幸甚前此竊意明者之疑或於鄙言有一間未達處輒錄其說以俟更教今承此示

姑置之早晚若蒙垂示曲折當出鄙說以相印證也
前來冊子只一番乍閱未及細討當從後還納而恐
亦不能極意商訂耳退溪以中節不直作四端之義
前此未曾思量得出見教欲詳論其說斯拱以俟之
商

答李顯益 戊子

自聞擢冠上岸欲遣一書以申欣悅之意而不但病
未能爲亦念此在吾人不足爲賀也茲被專告承審
春陰啓處佳福傾慰難量協自去歲冬末宿患復作
輾轉增加伏枕漸綴已三四月生意索然無可言者

死生固常事而恐卒於泱泱無聞亦可爲慨惋爾未
發說儘精當無容更議其中雖有一二句語可商者
正不須切切指摘惟俟早晚對討也不覩不聞與未
發同異之辨鄙見正自如此前日所草小紙擬以奉
呈者其說要不出此不足復煩視聽而第如戒逸納
一覽置之如何不宣

別紙

不覩不聞之不便爲未發雖近創說子細推之固無
可疑蓋所不覩所不聞云者事物未至乎前而耳目
未有所覩聞也此則以境言也喜怒哀樂未發云者

方寸寂然而無思慮之萌動也此則以心言也二者立語自是不同衆人固亦有未與物接而耳目無所聞觀之時然其方寸之中妄念紛如則謂之未發不可也惟聖賢無時無處而不戒慎恐懼則當此時節此心寂然無一念之妄動矣是以就聖賢分上言則不觀不聞卽是未發境界就衆人分上言則不觀不聞不得便爲未發境界此鄙說之意也竊想明者之意似以聞觀作視聽一般看故不能無疑於此然此二者亦有分別蓋視聽是心之用發乎耳目而行於事物者也故視聽與不視聽便爲發未發之分若聞

觀則只是事物與耳目相接之境不干心事故不當以聞觀與不聞觀分屬發未發就此二者審細稱停則不觀不聞之不便爲未發自可以無疑矣

近見異同條辨蔡虛齋云不觀不聞卽是未觀未聞以其未與物接故無所觀所聞也此說頗精可爲鄙說之證矣

答李顯益

前示未發說略疏所疑而病未及淨寫求教今以草本納上幸一覽回示可否

是未發工夫

直云未發工夫似少曲折且恐與上文未發上無可用功之說相妨礙

自然之機

人心自然之機通善惡皆然恐不當如此說

戒慎恐懼雖當以止句當平實

此義更合有商量蓋未發上雖無病痛可以用力醫治而若戒慎恐懼之意則亦不容有少懈今見不覩不聞與未發略有分別而遂欲以戒慎恐懼專作不覩不聞時事其在未發上則却以為壓得重恐不免推之太過如何如何

存天理之本然

存天理之本然乃是通動靜說不當專屬未發事本然下宜更添本然二字蓋天理之本然則是未發之體段耳

自戒懼而約之止未發可見矣

自戒懼而約之蓋謂自所覩所聞約之以至於未發處耳非謂自不覩不聞而始也今以此一句為不覩不聞不直為未發之證則却似以自字屬之不覩不聞恐未然也

屬之則皆用上事

此一句語意未穩當日要之皆屬于動

收其放逸上靜也

此段亦有商量蓋一動一靜乃心體之本然不當專以靜者為是而動者皆為不善也但靜則未有得失之可言而動然後始有得有失耳然則昏昧放逸固不得為靜而不昏昧放逸亦豈皆為靜哉且如聖人之心一日百感而本體自若然豈以其不昏昧放逸之故而遂指已發為未發哉今謂收其放逸歸於寂寂喚其昏昧納於惺惺則靜也此固然矣而但寂寂惺惺不專是未發時事則此靜字只是靜亦定動亦

定之謂而非專言未發之靜者也又謂昏昧放逸失之於動而不能靜者也此亦然矣而但昏昧放逸不得為動之善者則此動字只是妄動之謂而非通言已發之動者也盛意本欲發明昏昧放逸不得為未發之意而輾轉說去未免有失照管處幸更商之如何此外昏昧放逸扣因之義發明通透有前人所未究者良以慰幸

